



赵德发自选集

缱绻与决绝

Z H A O D E F A
Z I X U A N J I



山东文艺出版社



继续与...
卷一

山东文艺出版社



赵德发自选集

缱绻与决绝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2插页 417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31—X

I·1330 定价 24.00元

自序

我是在乡间土地里滚大的。我与土地的感情无法用言语说清。1982年我刚调到县城工作时，看到“扒路军”扒出的大堆黄土成了累赘，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念头：我要是能把这些上弄回村里垫猪圈有多好！因为那时我的家还在农村，回家时经常为村边都是沙石而找不到黄土垫猪圈发愁。我第一次进省城，最让我吃惊的事情就是看不见土地，因为那里所有的土地都让硬梆梆的水泥给糊上了。我想，这样人还有法子活呀？在那里住了几天，始终惴惴不安。我现在早已住进城市，且住在近二十米高的半空里，奇怪的是，我每逢写作一天之后，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必须赶快下楼走走，而且最好到小区外面的土路上去。到那里漫步一会儿，身与心的疲劳便会无影无踪。原先不明白，后来才领悟过来：这是接了地气的缘故。

我的写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也发了一些小说。但我一直感到那些都不是最能显示我生命价值的东西。那么到底写什么才好呢？在1992年的一个秋日里我明白了。那天我回老家，与父母说了一会儿话之后，便信步走到村外一道地堰上坐了下来。我的眼前是大片土地，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那个时刻，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四周一片静寂。就这么久久地，久久地。我在想她几十亿年的历史，我在想几千年来人类为她所作的争斗。她顺着我的思路，显示她的真身给我看，让我在恍惚间看到了浸润她全身的农民的血泪。这时我的心头翻一个热浪，眼泪夺眶而出：你是希冀着我来写你呀！

一个契约形成，我把我的生命押上了。我想，如果能把这部作品写出来，我死而无憾！

但我知道这个题目的沉重。我那稚嫩的笔杆是担不起它的。唯一的办法是好好积累，好好磨练。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几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搜集素材。采访，查资料，凡是与这一题材有关的都让我作成卡片，装到了一个个纸袋里；二是理论上的准备。研读了许多中外农村社会学、经济学著作，始终跟踪有关理论前沿；三是找中外写土地的长篇读，看前辈所达到的高度。我下定决心：这部长篇不写便罢，要写就写成同题材长篇中拔尖的。

两年的准备，两年的构想。1994年秋天，作品的主人公——一个一只脚大一脚小的农民一歪一顿地在我眼前出现了，他的身后接着出现了一群。小说从1927年写到20世纪90年代，跨度太大，一直让我不知所措。当我在这年冬天去广西参加笔会回来，在桂林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俯瞰傍晚正在阴阳交接之中绵绵的山、茫茫的地，我一下子捕捉到了写这部长篇应有的感觉，并找到了解决结构问题的钥匙。这样，吃过

编辑与读者

1995年的春节饺子，我便打开电脑，写下了这本书的名字《缱绻与决绝》。

整整写了一年。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主持市文联工作，写作是在业余，一般是用“双休”的两天，另外每周再抽出一天不上班。文联的日常工作倒不忙，要命的是我做了个大生意。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正处级单位全年的业务费只给四千元，连半部电话都养不起。没办法，只好自己想法挣钱。从1994年开始，我在没有一点积累的情况下征地8亩，搞起了房地产生意。一期工程是建一座宿舍楼卖掉，那么我一生中经手的最大的两项工程——写长篇与建楼就在1995年碰在一起了。借款，督建，房子预售……脑子里整天转悠着的是钱，是楼，有时坐到电脑前好半天还换不过“频道”来。到年底房地产行业大滑坡，我们的房子再也卖不动，眼看山穷水尽，幸好本市一个商业单位买地盘，就一家伙连地加楼廉价卖给了他们。这样就没被套住还小有赚头。年底，我的长篇也完成了，另外还写了发表后被转载的《止水》、《跨世纪》两个中篇和一些短东西。这一年的写作量创了我的最高纪录：50万字。

为了这个长篇，我还做了一回恶。花红柳绿的5月初，那天我正在写作，忽听窗外阳台上鸟语唧唧。抬头一望，发现一对燕子正在那里忙着做窝。我本是喜欢这种小生灵的，但他们却对我的写作造成严重妨碍，尤其是它俩在衔一阵泥稍事休息蹲在晒衣绳上大谈爱情的时候，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这状况持续了一个星期，我终于狠狠心，把一个塑料小碗扣在了那只做成一半的窝上。两只鸟先是不明白，后来明白了便开始在窝边悲鸣，三天后终于双双含恨离去。以后我写作时没它们打扰了，但它们的悲鸣声却一直响在我的心头。我完成长篇写作的

次年早春，我把那个小碗取下来，期盼着他们能够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果然有两个燕子又到这里续建此窝。整整一个春夏，我听着他们的呢喃声，心里宽慰了许多。

这部长篇写出后，我请著名作家张炜、青年评论家王光东二位先生看过，他们都给予较高评价，使我增强了信心，稿子送出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得很顺利，然而在发表时却经历了波折。本来《大家》1996年三期决定稍作删节全文发的，我飞往昆明改定后，他们将稿子发排，我愉快地到西双版纳玩去了。谁料想从那边再回到昆明，主编告诉我，很对不起，因为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稿子缓发。我理解他们，只好等。等到第五期，他在压力甚大的情况下发了《缱绻与决绝》的第一卷。紧接着，《小说家》杂志的几位主编又决定，在1997年第一期选发第四卷的一些章节。1997年9月，《小说选刊》出版《长篇小说增刊》第一辑，选发了此书。现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又决定出版包括这部长篇在内的三卷本的《赵德发自选集》。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是他们使这部作品能为更多的朋友了解。

这部作品打最后一个句号的时间是1996年的元旦。那天夜里，我思考着我的这本书，突然感觉到对于农村、农民的表现我应该、也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缱绻与决绝》写的是农民与土地，我可以再抽两条线，再写两部长篇，这样合成“农民三部曲”，全面而深入地表现20世纪中国农民的历程，写出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从1997年的夏天，我又开始写作《君子梦》，这本书是写农民在精神方面所作的追求，可以说是一部鲁南农民的心灵史。到这套自选集面世的时候，《君子梦》大概也快杀青，希望读者诸君读到时，对它，同时对这部《缱绻与决绝》以及我的其他作品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1997.8.29

1	自序
1	第一章
22	第二章
43	第三章
56	第四章
78	第五章
96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42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98	第十一章

217

第十二章

239

第十三章

268

第十四章

288

第十五章

304

第十六章

327

第十七章

347

第十八章

370

第十九章

387

第二十章

408

第二十一章

429

第二十二章

445

第二十三章

468

第二十四章

488

第二十五章

507

第二十六章

531

第二十七章

551

第二十八章

第 一 章

许多年来，天牛庙及周围几个村的人们一直传说：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

和许多民间传说一样，宁家发家的故事也在庄户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衍化成若干种版本。但不同的只是枝叶，故事的主干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在故事的开头，宁家在天牛庙还只是一个外来户，一个叫宁三的年轻汉子正跟他妻子和两个闺女窝在天牛庙村头的一间破屋里。这宁三来自北乡，生下来就是一个穷光蛋，小时给财主家放牛，长大了就在那家扎觅汉^①。可是这个宁三不安分，干了两年竟把人家的丫环拐走，跑出二百里地来到这天牛庙，因为这庄的首富费麻子是他的表姨夫。

① 扎觅汉，即作长工。

费麻子收留了他，给他一间破看场屋子，又拨了几亩地给他种，宁三就与那丫环安下身，时间不长生下一女，一年之后又生下一女。这时候的宁三还平淡无奇，因为费麻子虽然收留了他，却没将他和其他佃户另眼看待，每到庄稼登场，费家派去收租的管家斤是斤两是两，没有丝毫的含糊。宁三拖家带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让宁三改变自身及后代命运的契机，是他在某一年某一天遇见了一个醉汉。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传说不一样，有的说宁三正在地里锄草，忽遇一个走得歪歪扭扭的老汉向他要烟抽；有的说宁三正在河边挑水，忽遇一个老汉向他讨水喝。但不管怎样，就像一条河在某处分成许多细流，流到某处又汇成一股一样，这个故事后来都如是说：这个醉汉是风水先生，他酒后吐真言，告诉了宁三一个不该告诉的重大秘密。他向宁三讲，他已经把他平生发现的最好的一穴坟地给了他平生最喜欢的人。宁三问给了谁，先生朝东边山上一指，说是刘罐子的娘。宁三认识刘罐子，那是给费家看山的一个青年，长年跟他娘住在山上，昨天刚听说他娘死了。先生醉里咣当地说，死得好呀，人老了就该死呀！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有多好，把我迷得整天往她家跑，他男人把我的头打破了我也不改。可是如今她老了，老得叫人没法看啦，你说她不死干啥！不过，咱没忘了她的情份，咱挑了那穴地，让她儿子跟东家要来埋她，也算对得起她啦！这时宁三就问占了那穴地有啥好处，先生摆着手说：你等着看她孙子吧，不竖旗杆才怪哩！在醉汉走了之后，宁三立马去了东山。他果然在山前看到了一座新坟，刘罐子正一个人坐在坟前。宁三去打量小伙子，也怪，小伙子脸上竟没有丧母之人应有的悲容，相反的是却有一片隐隐的喜色，于是他就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了。看看坟，再看看小伙子，他

心中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他的妻子去了山上。

故事讲到这里容易出岔子。而且在近百年来无数次的讲述时总是有人献疑。说宁三真不要脸，怎么能使出那一招呢？但讲述者总是像真理在握者一样面不改色，从从容容言之凿凿。他们讲，你认为宁三读过圣贤书，知道何以为羞何以为耻？况且，他那个老婆是丫环出身，一准不是正经玩意儿。有的讲述者甚至肯定地说，那丫环其实早跟财主家少爷玩过了，是少爷玩够了把她蹬了，她才又贴上了宁三。这么一讲，宁三老婆上山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小女人上山后，就跟刘罐子睡了。这当中的过程众说纷纭。在对这一过程的讲述中，众多讲述者无不将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有的说那刘罐子打了多年光棍，见小女人送上门来是喜从天降，立即与其滚在一起，将一粒无比金贵的种子播于小女人腹内；有的说刘罐子因生母刚刚辞世有所顾忌，小女人施展了万般手段方将他俘获，使宁三的计谋得逞。而故事讲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刘罐子过了不久娶妻生子，十八年之后儿子还像老子一样是个看山佬，便找老风水先生问缘故。老先生也觉得蹊跷，便反复盘问刘罐子当年的经历，问清楚之后扼腕长叹：唉，贵子早叫你扔了，你还找我做啥？！刘罐子似有所悟，于是到村里看宁三家情景，而这时显示宁三的儿子中了举人的旗幡已经高高飘扬在宁家门前了……刘罐子大悔不迭，走回山里去，到一石台边，掏出那个不争气的老二，狠狠揍了一石头，揍得老二血流如注，刘罐子本人也疼昏了过去。被妻儿发现弄回家之后，两月没起床，郁郁而终。

这就是宁家的发家传说。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宁家祖上曾出过一个进士，后来放了个山西介休县知县这确是事实。那

个叫宁参的宁家先人也真是个好样的。他虽出身贫寒，可六岁的时候就在大街上拿着木棒写字。这天又写了半街面子，正巧费家老爷从那里走发现了，见沙土上的字挺像回事，就暗暗称奇，遂让宁参念给他听。不料宁参擦一把鼻涕说他不认识。老爷说你不认识怎么会写？答曰看了人家门上贴的对联，学着写的。费家老爷这一回是吃惊了：了不得，不会念就把字记下了，这孩子不是神童又是什么？慌忙找了宁三商量，让这孩子到他家陪少爷读书去，束修之类概不用宁三出。一进私塾，这宁参果然不同凡响，用先生的话说，他读书不像读而像“吃”，不出几年，四书五经吃了个透，十八岁上中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到二十六岁上放了县令，七八年后就在家中置地三十顷。要不是他三十六岁上得伤寒死去，宁家的家业还要庞大。可惜，宁家也只出了个宁参。他的儿孙们也都读过书，但没有一个成器。而且，在宁参之后他家还有过一次神秘的大火，一下子使家势颓败了。人们传说，这是那个老风水先生见自己的心血没让相好女人得济，一气之下做的手脚。具体的办法，是在宁参家门口的旗杆周围暗暗下了若干支桃木钉，所以将宁家的运气给破了。也有人说，让老风水先生做手脚也是费家的意思。宁参能入学念书全靠了费家，可是宁家却忘恩负义，宁参挣了钱回家置地，大部分是从费家手里夺去的，让费家在天牛庙村的地位一下子跌了下去，如此这般，费家还有不报复的理儿？

不知老风水先生另外做没做手脚，宁家还有这么一个怪事：辈辈不发长子。哪一辈上分家也是长子分得多，但过着过着老大就赶不上他的弟弟，不是早亡就是穷下去。所以，长子这一支就像漏水的管子，不知不觉就让宁家的家产减了下去。到了宣统二年，宁家的长房又一次分家时，身为长子的宁学祥

虽比他的弟弟多分三成的家产，但也就只有地五顷、牛五犍了。

出事的那天是民国十五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绣绣就要出嫁了，昨天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翘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户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

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扇柞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跟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眯不眯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青旗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

出了门，宁学祥见墙外有一摊人屎正顶着霜花，便放下筐，用铁打的四股粪叉将它收拾了起来。背上筐，又接着走。走路背粪筐是宁学祥的老习惯。他不像别的财主，走路甩着两只空手，甚至还让觅汉用车子推着。他知道粪的用处。那是能变粮食的东西。就像人死了变鬼，鬼再托生为人一样，粪和粮食也是互相变来变去的。粪是粮之鬼，粮是粪之精。当东家的，这个理儿要明白。宁学祥一边拾着一边走，二里路走下去，粪筐已是沉甸甸的，筐沿儿硌得尾巴根有些疼。路边就是他的地，但他不去倒掉。因为这是租出去的地。租出去的地就没有必要由他去投肥，肥料是佃户家出的。直到走到一块自己带领觅汉种的地，他才去深挖了一个坑，将那些粪埋在了里

面。

到王家台走了走，宁学祥生了一肚子气。这三户竟然都还没置办贺礼。问他们知道不，他们都说知道，说完了却低着头叹气。王老六的老婆还背过身子去擦眼泪。宁学祥心想，甭给我来这一套。说上天去，你种我的地，我闺女要出嫁了，你也得给我送两包喜果子去。不送的话，来年还不想种地？这话他没说出口，只把它写在脸上。佃户们看了，最后都说：“老爷你回去吧，俺今明两天一定到您家去。”宁学祥见他们如此说，便道：“其实我也不想来说这事，我是怕人家笑话我：闺女出嫁，没人送喜果子，宁学祥是咋混的？你们去送，也不用送太好的，桃酥羊角蜜什么的太贵，三角果就行呵。”说完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再拾一摊牛屎的时候，宁学祥看见了从自己村里飞快跑来的冤汉小说。当小说上气不接下气地将那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一直跟宁家长子们作对的厄运来了。

那事情发生得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莲叶和办饭的李嬷嬷为绣绣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糊。她先将早已为绣绣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缀的枣和栗子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橱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绣绣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铮亮铮亮的电把子。那是她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

说：“省着点吧，甭叫它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

这时候，觅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她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贯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贯礼借钱的事，就把她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她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喜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惦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早听说大小姐长得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熨贴，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她们去。然而就在她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绣绣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绣绣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是两个女马子！^①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马子哪里肯听她的？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绣绣出了大门。田氏爬起身，向站在那里打哆嗦的小说

① 马子，鲁南人对土匪的称呼。